

四月港行札记

2015-5-24

一，穿越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兰州的一家街边小店里，看着天际与一道道残云厮杀在一起的夕阳，略带油污的桌上放着一碗牛肉面（就是驰名全国的兰州拉面）。脑海中却突然闪过前一天在重庆的场景：彼时，在黝黑的夜色中，我站在重庆市的最高点“南山一棵树”，俯瞰着重庆的华灯，高低错落的山势和流光溢彩的夜景竟然莫名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香港。



怎么回事？面对重庆想起香港？坐在西部的街头，想到这里，感觉好穿越。

从海风吹拂的维港灯火到黄河穿过的黄土高坡，从如饥似渴的洗耳聆听到故作严肃的开会授课、当然还有从言论自由的氛围到通讯自由的状态（铁桥，这句话版权归你，我暂引用一下哈），这个转换过程快得让人恍惚，美地令人错愕。

4月的香港之行就是一个如此让人感到穿越的旅程。不，让人穿越的不只是香港，还有“多闻雅集”——可爱的“多友”们，或者说，是那人、那城、那景。

二，传说

江湖中有传说的人物很多，本届多友中就有多位是江湖中有故事的人，比如沈洪、比如铁桥。甚至还在他们的带领下见到了更多传说中的人，比如何舟、比如钱刚。



可是事实是这样的，不仅见到传说中的泰山级的人物，还能够与其坐而论道，甚至还能一起行山、喝茶、无拘无束地说笑。每当回忆起来，我都会微笑着问自己：这是一种痴人说梦吗？

CC 就给了我们梦想成真的机会。两年前的兰州，我第一次见到了CC。敬仰之余，总觉得CC应该如学界诸多前辈一样，永远在我的生活场景之外，永远不会进入我的人生经历，永远只是存在于江湖的传说。

所以，当4月的香港，CC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彻底失语了，面对着CC亲切的微笑和关怀的声音，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许，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有即是无，无即是。记得有人说，当领导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又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不知道这样的比方是否失当，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听CC娓娓道来的分享，还是和CC一起行山谈笑，没有艰涩的词汇、没有居高临下，一切均溶于CC包容的微笑之中。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一句禅语：“菩提并非树，明镜亦非台。”大道至简，高人至睦，是这样吗？

三，销魂

从踏上香港地铁的那一刻起，人们必定会感受到香港的快节奏，因为香港地铁总是以急促的“嗒嗒”声提醒你，这种速度才是香港该有的步伐。所以第一次来港时，香港给我的印象是匆匆的、仓促的，仓促到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匆匆的脚步中变成了一抹虚化的幻影，每一处景色都消弭于追寻目标的顾盼之间。我曾经以为，这种穿行于摩天大楼间的仓促已经让我的耳朵习惯了汽车的轰鸣，已经将香港的诗意销蚀殆尽。





可是当双层巴士艰难地逶迤于太平山坡，两旁逐渐浓郁的森林一点点地把城市的“蝉蜕”从我的身上剥下。当我穿行于太平山的林间小径，我的好奇心仿佛一颗刚刚脱壳而出的、绿色的新蝉，一次次欣喜地煽动着柔嫩的翅膀，感受着葱葱绿意，享受着幽幽闲然。那时的香港，就仿佛卸下浓重舞台彩妆的少女，在台后，她突然转过头来，示人以素净、恬淡和清澈。

幽静葱翠的太平小路、朴素的贝澳田间、清澈透亮的西贡海水，将一个完全不同的香港推向我的眼前。

行山的脚步依旧匆匆，城市的浮华其实就在眼前，可是感慨却莫名地心中翻滚，感慨这是一个绿色的香港，一个朴素的香港。总以为繁华是香港的标签，商贸是香港的气质，却不曾想我们竟然窥见了香港的另一幅面容。

四，流连

有人说，爱上一个城市，是因为爱上那里的人。一个月不长，可是香港人普遍的友善、热情与高效让我流连。

梁老师、林老师和媒体与传播系的行政老师们，从申请细节的沟通、入住路线的指引，到各种手续的办理，他们为多友的到访做了大量细致入微、充分周到的工作，所以整个行程我们似乎感受不到任何的挫折和麻烦。见识何谓细致与高效的工作之余，我也为他们的敬业深深的感动。



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城大的老师们，还有街头普通的市民。他们是用三种语言交替向我解释的保安，是耐心讲述兑换港币过程、地点的路人，还有普普通通的地铁工作人员。

我曾经经历了寻找“耐克”的“不预”之旅。原以为北角是一个商场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地铁站的指示牌上。可是我错了。当我走出地铁车厢，茫然地看着出站指示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真理：没有提前做线路查询功课的行程将是多么地无助。



地铁站熙熙攘攘、人流如织。可是如此嘈杂的环境竟然没能击溃站台工作人员——一个年轻女孩的热情。我踟躇着走向她，弱弱地问：“请问……这里出去……”女孩转过头来，微笑着看着我，认真地听着，不经意间就融化了我的疑虑。我的后半句勇敢地蹦了出来：“……附近有一个耐克的工厂店吗？”（其实，这么繁忙的地铁站，她完全可以用“不知道”来搪塞我。）她先是想了想，又叫来附近的同事。无果。她迅速掏出手机来：“我帮你查一下！”

五，梦幻

这是一次神奇的旅程。至今我都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如此集中而又融洽地聚集在一起。各方神圣齐聚香港“又一城大学”，共襄城大“论剑”。参加“论剑”的各派舵主、帮主、掌门有：低调下天山、飘然而至与我会合的“负重帮”帮主毛颖辉，行李中不仅装着大瓶洗发水、沐浴露，还带着一坨坨的“暖宝宝”。后来我因行山旧疾复发，多亏了颖辉的暖宝宝。



最早在江湖中留下“闯关”英勇事迹的“段子门”掌门叶铁桥，其功夫了得，铁嘴一张，段子自来，秒杀各种饭局和聚会。

可与铁桥比高下的是“黑黑派”舵主沈洪，总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口吐莲花”、“神补一刀”，“见血”的信度和效度无人能比。

“逍遥派”新掌门涂凌波不仅踏着凌波微步天天游弋于图书馆，对各种深奥理论的侃侃而谈显示出其理论内功甚是了得。涂掌门还总能凭借过人的眼力瞬间洞察别人细微的变化，满满的正能量。



江湖中又多一奇异武功门派“哈哈派”，其舵主为无论是否可笑都能笑地花枝乱颤、无休无止的宋娴，其笑功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感染力和杀伤力。建议周星驰以笑功为主题重拍《功夫》。

本以为冯彬是“护花党”的党魁，但是自从歆月来了以后，就成了“歆月党”的铁杆。

男神徐沛XP的名号威震江湖，他的百宝箱真是新派“暖男”的极品配置，急救包、针线包，无所不包。只可惜其高大形象因为一张照片晚节不保。

话说盈如你是来自的台湾的“童姥”的化身吗？自从见到你的不老容颜、听到你的嗲声细语后，《天龙八部》中的“天山童姥”我是信了。

“文艺党”掌舵谢莉，要么举手投足间，用婀娜之姿阐释新派艺术青年，或者在各种演出中，以各种艺术形式加注四川美女。

最强悍的“带路党”、“晨跑党”...多党合一、已融合贯通多家门派功夫非女神方师师莫属。班长的神奇事迹简书繁书难以尽述。

吊诡的是，如此众神狂欢，最后却凝聚成一个强大的“三叉党”横空出世。“三叉党”起于“海棠轩”，其肆意的笑声穿透夜晚达之路的寂静，掠过石硖尾、又一村，游荡于又一城和城大之间。甚至我们的欢乐与个性，都一次次照亮了香港的夜空。



每当想起我们的“三叉党”照片，我的耳际都会莫名地回荡着“welcome to the hotel YWC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此处《加州旅馆》音乐响起）。

——文章作者：王君玲